

冯精志
著

冯精志精品系列

大内锦衣卫

长篇历史小说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冯精志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内锦衣卫/冯精志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3. 4 (2002. 1 重印)
ISBN 7-5313-0721-9

I. 大…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081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 340 千字 印张: 16 $\frac{5}{8}$ 插页: 2

印数: 3301—11,300 册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洪 钧
封面设计: 耿志远

责任校对: 宋加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7-5313-0721-9/I·665

定价: 25.00 元

仅以此书献给
热爱、关心和保护我
们这个美丽星球的
少年和一切人们！

目 录

第 一 章	灯 市 街	1
第 二 章	场 子	11
第 三 章	承 光 殿	20
第 四 章	内 官 监	31
第 五 章	白 云 观	41
第 六 章	畿 内 皇 庄	52
第 七 章	廊 房 头 条	64
第 八 章	教 坊 司	76
第 九 章	穷 汉 市	87
第 十 章	六 部 之 首	100
第 十 一 章	崇 福 寺	111
第 十 二 章	十 二 团 营	123
第 十 三 章	高 梁 桥	135
第 十 四 章	纳 后 仪	147
第 十 五 章	钓 鱼 台	159
第 十 六 章	经 筵 劾	172
第 十 七 章	功 德 寺	184
第 十 八 章	司 礼 监	196
第 十 九 章	东 厂	208
第 二 十 章	午 门 廷 杖	220

第二十一章	内 书 堂	233
第二十二章	皮 场 庙	246
第二十三章	飞 鱼 服	259
第二十四章	三 忠 祠	271
第二十五章	元 君 庙	284
第二十六章	大 理 寺	295
第二十七章	豹 房	308
第二十八章	双 鱼 腰 牌	322
第二十九章	演 象 所	335
第三十章	天 宁 寺	348
第三十一章	广 源 闸	361
第三十二章	黑 老 婆 殿	373
第三十三章	成 国 公 园	384
第三十四章	内 行 厂	396
第三十五章	宝 和 六 店	408
第三十六章	西 厂	420
第三十七章	五 凤 楼	432
第三十八章	内 库	445
第三十九章	兵 仗 局	458
第四十章	崇 国 寺	470
第四十一章	午 门 拦 马	483
第四十二章	宛 平 县 监	495
第四十三章	南 海 子	510
尾 声		524

第一章 灯市街

大明正德元年（1506）刚到，北京便迎来了又一个灯节。

灯节起源于东汉。东汉明帝提倡佛事，于上元日在宫廷、寺院“燃灯表佛”，并诏示庶民一律挂灯。不知怎么着，这种佛教礼仪后来竟演变成了民间节日。放灯时间，汉时为一晚，唐玄宗规定为三个晚上，北宋规定为五个晚上，南宋虽偏安一隅却规定为六个晚上。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为招徕天下富商，聚集京师，遂规定从正月初八晚始张灯，至十七日晚落灯，共燃灯十个晚上。后来永乐帝把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后，依然如兹。

明代的元宵节和灯节是混着过的。北京集中燃灯的地点在明皇宫东安门以东，即从东皇城根起，向东二里许，直到崇文门内大街。经过历代的演变，这时的灯市已比前朝热火多了。

正月十三日这天晚上，天上正飘洒下来一阵小雪，冷嗖嗖的，但东安门外人们逛灯的热乎头丝毫不减。明孝宗头年五月

驾崩，举国服丧了半年，禁伶禁演禁聚餐，京师的人碰到乐事，想抿嘴笑一声都得四处张望一下。这回上头开禁了，士民们都像出了笼的鸟儿一样，紧着到街上扑扇一阵。这时，沿街家家门前的灯栅，上下点灯，不计其数的灯笼，把一条街照得如同白昼。大户则缚起山棚，摆放宫灯、纱灯、字画灯、走马灯及五色屏风泡灯等，争奇斗妍，故而这一天又被人们称为赛灯会。

比肩接踵的人流中，太平鼓声不绝于耳，戴假面具耍大头和尚的，在人缝中挤来蹭去。更有些尖钻小偷趁乱做手脚，有时近乎于从摊位上明拿。人们见了，只是护住自己的腰包，对这些人不理不睬。在金元之时，为了制造普天同乐的气氛，灯市中有三天谓之“放偷”，即小偷在这三天之内，偷也不受惩罚。明代尚存此金元遗风。

逛灯市街，或是一家一户，或是一伙一群，或是同人结伴，或是男女牵行。总之，熙熙攘攘，连绵不绝，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这时，人群中挤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和一个半步也不敢离其左右的中年男人。他们与众人一样在人潮中走动，不知怎的，他们每走一处，前面就空出来一个几尺宽的空地，使他们能够畅通无阻地继续前行，就像暗中有人给他们开道似的。

那少年长得白白净净，细皮嫩肉。他的眼睛是冰冷的，眼球中闪烁着近乎纯钢的光亮，瞥视时短促而尖锐，但更多的是游移的、飘忽的，好像眼前的一切事物都能引起他的好奇一般。他的穿着极普通，头戴“武士巾”，用簪为之，巾屋上广，前后绝隔，垂之于肩，身上是青布棉袄，白布裤，蓝布裙，脚上是

白布衫，青布鞋。这副行头几乎是全新的。

紧随其后的那个中年男人头戴缎面披云巾，身着与道袍相似的“直身”。这种宽而大的棉袍一般为士人所穿，是明初太祖颁诏的标准民庶青布服装。此人面色苍白，微胖，无须，眼小却不显呆滞，在又浓又长的眉毛底下转来转去，就像只小耗子，贼溜溜地把尖嘴探出洞外，猜疑地嗅着空气。他那发福的形体，圆溜溜的肩，紧随那个少年行走时屁股的扭动，以及两手不协调的摆动，都显得缺少男人气概，倒像个十足的中年女人一般。

在临街的义丰号老酒店门前，围了好多人。原先，这家老酒店的门口，有两样东西颇吸引人，一个是木头制作的酒葫芦，足有一人来高，一二百斤重，二是店门上方挂着的一块大木匾，上书“李白回言此处高”，不仅把大诗人李白搬出来招徕顾客，而且，这七个字写得挥洒有力，据说是元人赵孟頫所书。这次灯会，又订做了一座龙山，上盘红绸子扎成的红龙一条。眼、爪、鳞片上处处是灯，通体透亮，而随着一个店中小伙计在一个机关处拿扇子呼扇，龙嘴处呼呼地喷着火。让围观的人不住地击掌称绝。

那少年听见人们在大呼小叫，便往那堆人处走去，那中年人紧紧跟上。他们刚走到人堆前，斜刺里忽地闪出几条壮汉，并不说话，只是彼此间递个眼色，便横着肩膀上前，稍一发力，就在人堆中连挤带别地闯出了一个口子。

那少年踮起脚尖，顺着口子向里看了一眼，见是一座龙山，闪出无动于衷的表情，掉头便走。这种无动于衷，从他的脸上移到了他的身上，渗到了他那优雅懒散的动作上，甚至会在衣

服的每条皱褶上表现出来。

一通锣鼓，压过了其他嘈杂声，场子中有两个汉子，长相挺相似，像是亲哥儿俩。挺冷的天，俩人都穿着白色的棉搭护，这是元代遗留下来的一种衣式，半截袖，比褂子略长，腰当间束一根半尺宽的大红帛带，练把式的人喜服。

俩人一个拿锣，一个拿鼓，连敲带吆喝。

年长些的那位，圆头圆眼肉鼻子，脸色乌油油的，有痘瘢；下巴宽大，嘴唇没一点曲线；脖子短，几乎和头一样粗，个子不算高，背脊阔得异乎寻常。肩头和手臂一抖一抖的，现着不祥之兆。

他“当”地敲了声锣，随即厚墩墩的大巴掌往锣面上一擦，爆出了一嗓子：“俺是哥儿俩！”

另一位击了声鼓，亮开了嗓门：“俺哥叫刘宠，在家排行老六，又叫刘六！俺叫刘宸，在家排行老七，又叫刘七。”

他除了个子比刘六略高些外，别的没啥不同，只是表情显得聪颖些。

刘六吆喝道：“俺哥儿俩打霸州来。霸州在哪儿？距京师不远，快马只需一天的工夫。”

刘七接道：“来京师做什么？拉场子。拉场子做什么？分文不挣！这位要问啦，分文不挣还拉场子，那图个什么呢？”

“只图个以武会友！”刘六又接了过来。说罢，“当当当”敲了阵锣，末了站定亮相，那架势像个粗墩墩的老树桩子一般。

围着的人好奇地看到既拉场又宣称分文不取的哥儿俩。

静默中，冷不丁冒出句尖声细气的问话：

“霸州来的哥儿俩，你们的话让我好生纳闷。容我再冒问一句，你们这时候来拉场子做什么？”

问话的正是那个微胖、如同女人一般的中年人。他把那少年挡到身后，抢上一步，等着回答。

刘六瞥了他一眼，瓮声瓮气地说：“刚才说了，俺哥儿俩只图个以武会友。”

“那以武会友又图个什么？”中年人似笑非笑地又来了一句。这时，他那对耗子眼泛着贼光。

“以武会友是图……”刘六被噎住了。

中年人等着回答，眼睛像月牙般弯曲着。他右手轻抚着左边的面颊，那儿有一个充满着血筋的肉瘤。

“这位看官，以武会友就是以武会友嘛。”刘七看刘六答不上来了，乐呵呵地接过了话，“这会儿说这话，还不是为了叫列位看官放心，大过节的能不花钱瞧个乐子。”

刘六被提醒了，一扬脖子，“就是这么回事。”

“列位列位，”刘七怕气氛冷落下去，忙敲了通鼓，“怎么个以武会友呢？俺哥儿俩在这儿摆擂攒跤，谁愿意上来比试都行。比输了的，你就下去，回家再练些日子；赢了俺哥俩中一个的，俺们掏钱，酒肉请着你，不图别个，只图认俺们为友。这就叫‘武林走一走，花钱买朋友’！”

既不卖膏药，又不收场子钱，反倒往外贴钱。京师的士民的确没见过这等新鲜事。

他们安静下来，任外面热闹非凡，也要瞧瞧此间的动静。

刘六、刘七在场中四下打拱，好大一阵，没一个人出来打

播。忽地，响起一声怪叫：“我来也！”接着一个戴纯阳巾、着裙子的瘦高男子跳入场内。

明代各阶层的服制有严格规定，往往一看服饰就能知道此人的来路。所谓纯阳巾多为生员冬季所戴，大约是那位官人的家人或是跟包的。

刘六见那人上了场，并不搭话，双手抱拳，微微一拱，便走上前去。将要搭手时，那人突然闪身，卖了个门户。刘六微微一笑，抢上一步，一只有力的手，沉重地放到那人的肩膀上，往下一捺，再无其他动作。但见那人的两只眼睛越睁越大，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起来，高而羸弱的身体也索索地发起抖来，不消片刻，便一屁股墩儿坐到了地上。

在人们的哄笑声中，只见又一个泼皮般的汉子，不可一世地上了场。

刘七把刘六拨开，迎上前去。在两人刚搭上手的瞬间，刘七脚底疾扫，没等在场的人们看清楚怎回事，只见那泼皮横着身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

京师的人好胜。

几个平日里练过些花拳绣腿的人见此状，一个个心里都是老大不服。哥儿几个一合计，干脆，轮番上阵。但见烟土腾起处，刘七左拨一下，右拽一下，不大会儿工夫，便把这一伙人全给收拾了。

场边的人看傻了。齐声叫好。那个总是冷漠着脸的少年看得情不自禁地咧开了嘴，虽不叫好，却也淡淡地拍了几下巴掌。他身后的中年人则轻轻捻着脸上那个小肉瘤，在思索着什么。

正在无人敢上之际，场边有人发了声喊：“霸州兄弟还想称霸京师不成？”话音刚落，一青年男子跳入圈中。

这人生得牛高马大，浓眉大眼。他头戴金累丝制成的束发冠，配以绿缎袄子，袄外又罩了件低等的戎衣，即所谓的“裤褶”。这身打扮既表明他是重臣之后，又是军中的一个半大不小的官。

刘六见此人铁塔一般，知道来者不善，拱手道：“军汉贵姓？”那军汉亦拱手，“姓李，名丹之。”

场边的中年人忙俯在少年耳畔轻声说：

“这是李东阳的儿子李丹之，也是个目无朝纲，到处撒野的东西。”

那少年看得入神，只是不轻不重地“嗯”了一声。

这时，刘六已和李丹之走开了场子。圈子越走越小，终于搭上了手，你来我往了几下，谁也撂不倒谁，又忽地各退两步，重新绕上了圈子。

刘六是个粗中有细之人，走了一圈场子，故意乱了一步，闪出个破绽，李丹之正专心捕捉对方的失误处，见此哪肯放过，忽地抢上一步便要抄腿。刘六早有防备，身子一闪，就势借力往对方的背后一拍，李丹之收不住脚，情急之下，一折脖子，一缩头，就地一滚，方站将起来。

自唐宋以来的相扑角力，除双脚之外，身子任何一个部位着地便以输论。这一回合李丹之输了，却又不服，高叫一声：“再来！”言毕便扑了过去。

刘六见他直朝自己心口扑来，略躲个过，就势里从肋下钻

入来，右手带住了李丹之的肩胛，借力向上猛拽了一把，左手摔住了他的裤裆部，一发力，几至把这二百多斤的人高高举起，叫了声：“去吧！”只见李丹之整个人四肢大开被掼到了地上。

刘七赶忙上前，将他扶起。这李丹之倒也是条好汉，被搀起来后，扶正了束发冠，龇牙咧嘴地揉了阵痛处，吸溜着冷气说：“服亦不服，后会有期。”

说着，一瘸一拐地走下场子去。

这尊铁塔一撤下去，再也无人敢上了。一时冷了场，只剩刘氏兄弟搓着手在场内干等着。

那少年看冷了场，淡漠的表情头一次消失了，眉头微蹙，呈出焦躁之状。这时，身后的中年人勾头到他耳畔，轻声问道：“还想看吗？”少年中肯地点了点头。

中年人缓缓地直起身子，从鼻腔里长长地出了股气，紧抿着嘴唇，向左右递了个眼色，短促有力地甩了下头。

仿佛是一道急令，一个穿黄罩甲的壮汉飞步跳入了场内，骑马蹲裆，拉足了架势。

刘七见有人上场，双手抱拳向前，“请问好汉尊姓？”

那壮汉不答话，一头扑将过来。刘七一惊，闪开，回手就与他摔将起来。那壮汉不是对手，交手了几下，便被掼倒。刘七也不搭理他，又向场边喊道：“哪位再来？”话刚说完，那壮汉一骨碌跃起，从背后抱住了他的腰。他正挣脱间，又一个穿罩甲的壮汉跳入场内直朝他扑来。

看到刘七一个人跟两个人摔，刘六眨了眨眼，自语道：“这算哪家的掼法？”言毕上前揪住一个壮汉的衣领，向后一甩，怒

喝道：“角力嘛，一个对一个，你们在这里混闹个什么?!”

像是对他的回答，四五条穿黄罩甲的壮汉呼啦啦地冲入了场内，围住了刘六、刘七。

刘七看看阵势，感到不对劲，用胳膊肘捅捅刘六，“哥，这帮人可不大像是来摔跤的。”刘六正在兴上，低声咆哮道：“管他娘的呢！上！”

接着，哥儿俩像两只下山虎般扑了上去。

场上是六七个对两个，而且没了章法，被撂了个滚儿的黄罩甲，爬将起来不退场，接茬上去又搂又抱。尘土暴起处只听呼哧呼哧的沉重喘息和皂靴登地的腾腾响声。渐渐地，刘氏兄弟也顾不得跤场上的规矩了，在黄罩甲们向他们的要害部位使暗劲，下阴招时，他们也只好朝对方卸膀子拿档了。他们拧成一团，难分难解，这实在是一场不用刀子，不抡拳头的格斗。

场边的人大气儿不出，惊恐地看着。那少年的脸上却破题儿头一遭绽出了笑意。

终于，那六个黄罩甲被制服帖了。他们躺在地上，或是大张着嘴急促地大倒气，或是捂这护那，再不就是“哎哎哟哟”地叫唤。

与此同时，刘六、刘七也没人样儿了。他们满身是土，满身是汗，汗与土混成一片，黏糊糊地贴在身上。衣服被揪扯成一片一片的，耷拉下来。哥儿俩唇边泛着白沫，晃晃悠悠地靠在一起。刘六向四下抱拳道：

“列位……看官，……今天先练到这儿吧，俺……哥俩练不动了。列位……到别的地方瞧热闹去吧。……俺哥俩……得回

客店洗洗涮涮……缓缓劲儿了。”

他累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这时，那中年人“嘿嘿”一乐，尖着嗓门喊道：“以武会友嘛，怎么这就要走了呢？还有人要跟你们接着练呢。”

说话间，又是十来个黄罩甲从四面窜入场内，一言不发地把刘六、刘七团团围定。

那少年见此，扭头便走，那中年人紧紧跟定。

灯节的高潮是放烟火。这时，烟火升起来了。京师的烟火是有名的。有“响炮”、“起火”、“三级浪”、“花筒”、“花盆”等几百种名称不同的“花儿”，甚至有“集百巧为一架者”。待施放起来，但见一道道寒光钻向斗牛边，犹如银灯冲散碧天星。一个个烟炮在空中迸开，毕毕剥剥地轰雷缭彻间，火树银花开满天际。待到各种彩烟儿氤氲笼罩时，又一片火织的锦幔在空中铺开了。

烟火一放，地上的各种活动都暂停了，千万双眼睛齐刷刷地向天空看去。

只有那少年兀自走路，全然不管天上有什么琼盏玉台，水晶帘泊，八仙捧寿，七圣降妖。在他身后传来一声呼喊：

“锦衣卫抓人啦……”

第二章 场子

东华门是大明皇宫的东门，平日里就戒备森严，在节庆之日更是层层防护。尤其是灯节，万一出点乱子不得了。所以，这时不仅禁军集聚在护城河的桥头、大门，而且大门里还加了一道由锦衣卫组成的岗哨。

虽然同是保卫紫禁城的，但仅看穿着装备就能区分出禁军和锦衣卫是两个不同的部分。

禁军属明王朝的正规军，与禁军相比，锦衣卫的装束不大强调实战需要，而是有不小程度的装饰成分。锦衣卫将军亦着盔，却没护项、眉庇什么的，却是鍍金鍍银，并饰以红纓珠。锦衣卫指挥以下一般不配身甲，仅穿带有“补子”的锦缎衣衫。他们也不像正规军那样使用大刀长矛、弓箭箭矢，而是带佩刀，碰上大朝贺，甚至携金瓜、叉杆等仪仗用兵器。

在灯节的高潮之际，禁军和锦衣卫两彪人马簇拥在东华门内外。